

诸葛亮

高恩源●著

恭请 诸葛亮 下神坛

——评说《诸葛亮集》



千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中，一直是仁义智慧的化身，他头上那神仙般的光环引得多少人对他顶礼膜拜。如今，本书的作者，在仔细查阅了诸如《三国志》《诸葛亮集》等古典书籍中所记载的诸葛亮言行的基础上，逐一分析，言之有据地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诸葛亮其实是一个欺君的伪善者、剽窃者，一个一败再败的无智之将，一个枉杀无辜、抢掠百姓的反面人物。

中国文联出版社

高恩源●著

恭请 诸葛亮 下神坛

——评说《诸葛亮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恭请诸葛亮下神坛：评说《诸葛亮集》/ 高恩源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6

ISBN 7-5059-5318-4

I. 恭…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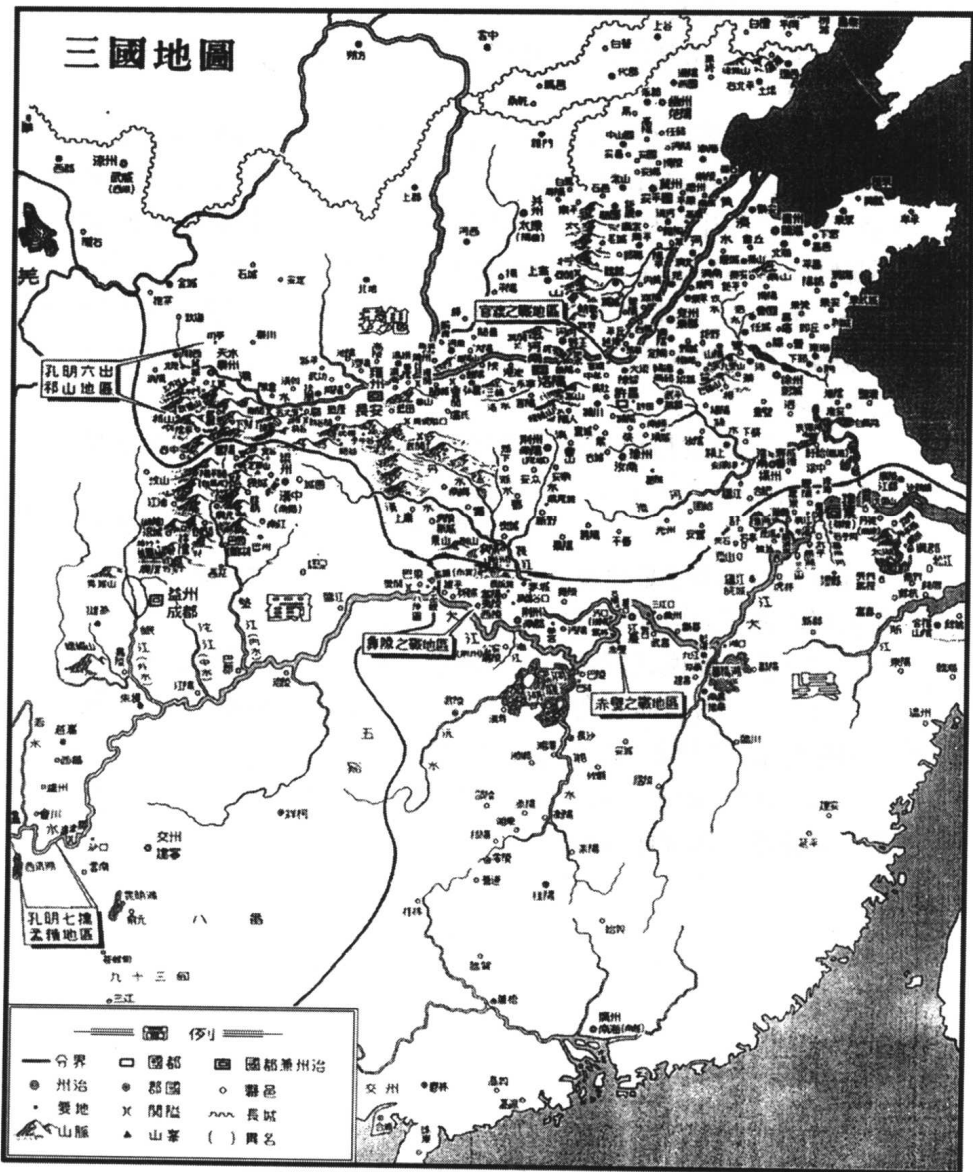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764 号

书 名	恭请诸葛亮下神坛——评说《诸葛亮集》
作 者	高恩源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校对	王建华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厂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18-4
定 价	11.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三國地圖



目 录

第 一 章	评诸葛亮拜师·····	(1)
第 二 章	评诸葛亮的作斧教等等·····	(5)
第 三 章	评杨颙谏诸葛亮·····	(7)
第 四 章	评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9)
第 五 章	评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12)
第 六 章	评裴松之“难袁孝尼论”·····	(15)
第 七 章	评张辅的“乐葛优劣论”·····	(16)
第 八 章	评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亮论”·····	(18)
第 九 章	评袁準“又诸葛亮论”·····	(20)
第 十 章	评王通、尚驰、裴度对诸葛亮之假想·····	(22)
第 十 一 章	评《袁子》与质疑诸葛亮者之问答·····	(23)
第 十 二 章	评张俨论亮与司马宣王书·····	(30)
第 十 三 章	评常璩“诸葛丞相赞”·····	(32)
第 十 四 章	评诸葛亮叹法孝直·····	(33)
第 十 五 章	评魏延几次请兵诸葛亮·····	(34)
第 十 六 章	评诸葛亮的《军令十五条》·····	(36)

第十七章	评诸葛亮“兵法”	(39)
第十八章	评诸葛亮“兵法秘诀”	(41)
第十九章	评诸葛亮“兵要十条”	(42)
第二十章	评诸葛亮《便宜十六策》	(46)
第二十一章	评诸葛亮的《将苑》	(65)
第二十二章	评诸葛亮论诸子	(92)
第二十三章	评诸葛亮的论光武	(95)
第二十四章	评诸葛亮论让夺	(97)
第二十五章	评诸葛亮刑峻法急刻剥百姓	(98)
第二十六章	评诸葛亮好为《梁甫吟》	(102)
第二十七章	评诸葛亮刚愎自用	(104)
第二十八章	评诸葛亮一花独放	(108)
第二十九章	评诸葛亮心急如焚	(110)
第三十章	评诸葛亮好为人师	(112)
第三十一章	评诸葛亮一次北征之败	(114)
第三十二章	评诸葛亮二次北征之败	(118)
第三十三章	评《三国演义》所附地图是 诸葛亮错用兵的铁证	(121)
第三十四章	评诸葛亮大抢民麦	(123)
第三十五章	评诸葛亮“屯田”	(127)
第三十六章	评诸葛亮的“木牛”、“流马”	(128)
第三十七章	评诸葛亮赠司马懿巾帼素衣	(131)
第三十八章	评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	(134)
第三十九章	评诸葛亮七擒孟获	(136)
第四十章	评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138)

第四十一章	评诸葛亮“借东风”.....	(139)
第四十二章	评舞台、银幕上的诸葛亮	(142)
第四十三章	评诸葛亮“事凡庸之君民不疑”.....	(144)
第四十四章	评诸葛亮早已被前人否定.....	(147)
结 束 语		(152)

第一章 评诸葛亮拜师

据《诸葛亮集》引《仙鉴》：

“司马徽谓亮曰：‘以君才，当访明师，益加学问。汝南灵山酆公玖熟谙韬略，余尝过而请教，如蠡测海，盍往求之！’引亮至山，拜玖为师。居期年，不教，奉事惟谨。玖知其虔，始出《三才秘篆》，《兵法陈图》、《孤虚相旺》诸书，令揣摩研究。百日，玖略审所学皆能致其奥妙，谓曰：‘方今天运五龙，非有神力者不能济弱于斯时也。’亮问五龙之说，酆公曰：‘秦、汉之时，五龙变现，如嬴秦为白，吕秦为黑，项王为苍，汉高为赤，汉文梦黄龙之瑞，光武膺赤伏之符，故两汉互尚黄赤。及今汉祚欲终，火土垂绝，虽余焰未息，复当流之于西，禀金而王。孙坚修汉诸陵，乘土之德，故狮儿创业于江左。与火土为仇难者，水也。今曹氏已定北方，木继水而生，其子有青龙之祥，火袭木而王，其后有二火之讖也。’亮曰：‘操为国贼，权为窃命，亮当此乱世，则惟退隐躬耕，养志乐道。’公曰：‘不然，抱此材器而不拯救斯民，非仁者之心，然出处必以正，刘备汉室之胄，子如一出为辅，则可成立矣。’亮问关、张辈何如？公曰：‘羽是解梁老龙，飞是涿州玄豹，云乃长山巨蟒，竺乃东海寿麋，其后犹有襄阳凤雏，长沙虎母，西凉驹子，天水小龙，皆子之良佐使也。南郡武当山上有二十七峰，三十二岩，二十四涧，峰最高者曰天柱、紫霄，二峰间有异人曰北极教主，有琅书、金简、玉册、灵符，皆六甲秘文，五

行道法，吾子仅习兵陈，不喻神通，终为左道所困。’遂引至武当拜见，惟令担柴汲水，采黄精度日。居既久，方授以道术，遣下山行世。至灵山，酆公已北回复命，复寻教主亦不在，峰头风雷声轰轰，如千万人语，始悟神人指点，自负不凡。司马徽见之，改容曰：‘真第一流也。’”

评：“真第一流也。”真令人羡慕！真“神乎其神”！看来，凡俗是不会有这“仙遇”的福气的，这诸葛亮岂不本来就是“神”乎？可是这“神”怎么又会“终为左道所困”呢？这北极教主与公玖都没完成“师”的任务，都不负“师”的责任，怎么就不为诸葛亮将那“左道所困”给解了呢？拜师一场，还要为左道所困，那“师”岂不白拜了？

原来，什么人拜什么师，什么师收什么徒，这神神道道的诸葛亮，就拜了神神道道的师，其所学，乃《琅书》、《金简》、《玉册》、《灵符》，皆六甲秘文，五行道法，还有《三才秘篆》、《兵法陈图》、《孤虚相旺》，真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诸葛亮之知识怎不超人呢？但是，从诸葛亮所著的《便宜十六策》、《将苑》看，却是窃《孙子》的，那袭吴起的，那又窃孔子的文、句充为自己之作。离开窃人之作，自己所作总是那么烦琐、重复、累赘，文不对题，词不达意，想入非非，不切实际，或者，根本就是谬误，或全系多余……真乃有辱两位神师之教，有辱那诸多神书、道书之“光彩”，真太让人失望了。

若再看诸葛亮所做的实事，最后得到的结论只能是：“连年动众，未有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如此，在这里不禁让人要问，那诸葛亮所拜之师、所学之书，怎么在实际中就没起作用呢？那么，那师岂不是白拜了？那书岂不是白学了？是不是离开那“峰头风雷声轰轰”那头脑就不管用了？离开那神人的指点，自己就玩不转了？“真第一流也”是什么第一流也？“自负不凡”是什么“不凡”？还那么自负吗？最现实的是，酆公已北回，教主亦不在，就剩下那“左道所困了”。

这可恨的司马徽，能引诸葛亮去拜师，怎么就不引诸葛亮将师

请到蜀国呢？“刘备汉室之胄，子如一出为辅，则可成立矣。”然而，诸葛亮出则出也，辅亦辅也，只可惜无成立矣。这却是为何？是“教不严，师之堕”，还是学无精，“不成器”呢？还是二者皆有之呢？无人裁判，恐怕连第三者司马徽也在其内了。司马徽看中了诸葛亮之才，因而举荐了二神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看也看得不对路，教也教得不对路，学也学得不对路，三不对路！“未能成功”！可叹！刘备命薄，空为汉胄，阿斗只堪“司马国”里安乐终生，“乐不思蜀”，倒也轻松。免得司马徽辈，多言多语，枉费心机。

那高卧隆中，躬耕田亩，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那好高骛远的脑子，本来就晕乎的，像腾云驾雾一样，做梦都在想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多么渴望有一天能像张良一样，遇黄石公为师，得神公的高明指教。今既得酆公玖、北极教主二神师之教诲，那高不可攀的心扉，岂不飘飘然，已入仙班乎？可是，那张良之师黄石公，却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著名的历史人物，亦著有实实在在的《黄石公三略》，与《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繚子》、《李卫公问对》并列武学，号曰“七书”。而那灵山酆公玖、北极教主是神吗？是仙吗？是高人吗？是超人吗？只有司马徽与诸葛亮知之；所赐所教诸葛亮的《琅书》、《金简》、《玉册》、《灵符》、《三才秘策》、《兵法陈图》、《孤虚相旺》所谓“六甲秘文，五行道法”，诸葛亮自言：“识天书，玄妙法。”真的是“天书”、“玄妙法”吗？谁见过那“六书”？谁又知那“六书”的内容？既有那天书般的玄妙内容，诸葛亮所著的《便宜十六策》、《将苑》二书怎么不引用之？《吴子》诸多的论述呢？这不委屈了那“天书”、“玄妙法”了吗？如果那“天书”、“玄妙法”会被凡人所著之书所忽视，那么，“天书”、“玄妙法”还有何用呢？既是没用，诸葛亮岂不就学了些没用的东西？既然所学的东西会被人所忽略，那诸葛亮也必然被困，即所谓的“为左道所困”。诸葛亮还有什么可沾沾自喜的？还有什么可炫耀的？

一场虚幻的梦！这梦，一直萦绕着诸葛亮，从灵山飘摇到五丈

原大帐中。诸葛亮似乎还不愿醒,又在大帐中步罡踏斗,分布“七星灯”。一向被诸葛亮视为脑后有反骨的魏延,竟一步踏进大帐,所谓“魏延闯帐”,闯灭了“七星灯”。这才从梦中惊醒了诸葛亮,但已经晚了,帐内帐外空空如也,只有一件巾幗素衣在等候诸葛亮派用场。一件巾幗素衣能有多大神通?岂不徒令司马懿嗤之以鼻,冷笑诸葛亮无能!诸葛亮又何等健忘,那《三才秘篆》何在?那《孤虚相旺》何在?那灵符何在?“真第一流也”!在五丈原的该算第几流也?在司马懿面前该算第几流也?

名师出高徒。这黄石翁真可谓名师,这张良真可谓高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就让刘邦做成了大皇帝,那才是第一流也!这酆公玖、北极教主算什么师?这诸葛亮算什么徒?只能算败师败徒。

这多嘴多舌的司马徽可真害人不浅哪!他哪去了?北极教主哪去了?酆公玖哪去了?都溜之乎也!就留下那可怜的诸葛亮在五丈原,让“左道所困”也!

第二章 评诸葛亮的作斧教等等

引《诸葛亮集·作斧教》：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坏刀环千余枚，赖贼已走。若未走，无所复用。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余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引《诸葛亮集·作匕首教》：

“百步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

引《诸葛亮集·作刚铠教》：

“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

引《诸葛亮集·贼骑来教》：

“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陈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

评：诸葛亮这位一国之丞相、三军之统帅、兵将之军师，整日就作这些“教”，再制作木牛、流马，设“八陈图”，自校簿书，可真够辛苦的，可是，那“作”的又是什么呢？尽管诸葛亮自言“非小事”，可是那毕竟不是国之大事、军之大事。

一国之丞相，日理万机；三军之统帅，日理万机。难道就是理那些五花八门之机吗？实际上诸葛亮理的就是那些“机”。所以，他没理出强国之机来，没理出胜兵之师来。可于那“斧头教”、“匕

首教”、“刚铠教”是否理好了,这也难说。因为,如果诸葛亮时刻都看那斧头、匕首、刚铠之制作,也可能好些;如果诸葛亮一时不看着似乎还会照旧呢?

诸葛亮的“贼骑来教”只教了“左右来至”如何待之,那前来至、后来至,前后左右一起来至,又当如何以待之?如将其都写出来,岂不真成了实际战法了?那贼车来了又当如何?步骑来又当如何?长兵来了又当如何?短兵来了又当如何?十八般兵器似乎都有不同的战法,如果诸葛亮都将一一均会成“教”,那岂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师”了?不!“军师”应改为兵器“教师”,然而这兵器教师与军师似乎有很大区别,这诸葛亮似乎又跨了行!人言“隔行如隔山”,但这对诸葛亮而言,可就不然了,因为诸葛亮多才多艺,既会木匠,造“木牛”、“流马”,又会铸铁造剑,又是“兵器设计师”,造“十矢箭”、“连矢箭”,还会造“冲车”、做“云梯”,真乃“才冠九斗”,比曹植还多一斗,三国中,唯一之奇才也!

第三章 评杨颉谏诸葛亮

杨颉为诸葛亮下属,《诸葛亮集》中有他一段话——

杨颉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

据《三国演义》:“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评:看!诸葛亮是大才不是?能做大事不能?此时,诸葛亮已在五丈原,正与司马懿对垒,他还亲躬那些碎务,他还能有思取敌制胜之谋之余力吗?他连自己的下人做事都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呢?他还靠谁给他办事呢?诸葛亮的心胸是不是太狭窄?他的“智”在哪里?就是如此之人,却正统三军与强敌对峙在大山、大川之间,还有什么人能指望他取得胜利呢?

“孔明泣曰”,孔明为什么要“泣”呢?人之所泣,必有伤心,但是,谁伤了诸葛亮的心?什么事可伤了诸葛亮的心?没有什么人

伤诸葛亮的心,要说有,那就只有诸葛亮自己,他将自己置于那碎务之中,流汗竟日,形疲神困,真真误了大事也!已经到五丈原,岂不悔之晚也!他怎能不伤心,怎能不落泪?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五丈原似乎就是他的尽头!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一线光明,戎马一生,即将一事无成!无情的现实,无情的五丈原就在眼前,他怎能不伤心,他怎能不落泪?又偏偏让一个下人、一个奴婢之辈如此地历数他、教诲他,他刚愎自用一生,谁敢对他如此之说教?他“何尝不知”?但知而不能为,以致有今日!他怎能不伤心,怎能不流泪?

“丈夫有泪不轻弹”,这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见过管、乐泣吗?诸葛亮赠司马懿巾幘素衣,将其比作妇人,见过司马懿泣吗?而诸葛亮上《出师表》临《表》啼泣,斩马谡思先帝亦泣,白帝城受“托孤”泣,假吊周瑜又假吊真泣,赵云死亦泣,张苞死亦泣,五丈原大帐中在下属面前亦泣,这诸葛亮真妇人也!

第四章 评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据《诸葛亮集》：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祗、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祗、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祗、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评：这篇《前出师表》只有最后一句话是用对了，“不知所言”。这哪是什么《出师表》，这纯粹是诸葛亮自以至高无上之身份，对下宣示出师的决定。他用刘备之亡灵，既镇阿斗，又压群臣，以满足他一人之意愿。全文的特点也就是诸葛亮的特点，以俗妇嘱孺子之作为，喋喋不休地嘱阿斗，真将阿斗当成呆子了。阿斗若真是呆子，他那教诲“全没用”；阿斗若不是呆子，他那些“教诲”还是没用。谁还不知“亲贤臣，远小人”？谁是“贤臣”，谁“不是贤臣”，能以诸葛亮的说法为轴心吗？不能给阿斗留点余地吗？

全文分为两段，言来言去，其实就是一段：抒发诸葛亮的情怀。这哪像《出师表》，这可真是“临表涕零”。前半段用了一句“光先帝之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以鼓舞士气。后面的“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可是给此次出师定下了严肃的硬“指标”。如此看来，倒还有点像《出师表》。但是，对这“硬指标”又有几分把握、几分胜算呢？却只字未提。

然而，出师的结果如何，才是评价《出师表》的唯一依据。结果是大败而回。“先帝之遗德”无光，“志士之气”没恢弘，中原仍属曹，奸凶还在，汉室、旧都都仍属曹，虚费粮草，空折兵将，劳民伤财，一无所获。

《出师表》乃臣对君立下的“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君臣更无戏言，完不成《出师表》所言之事，就是欺君、戏君，欺军、戏军，论罪